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殊域周咨錄 第三卷 東夷

◎日本國 是年（嘉靖三十五年），徐海雖斃，而王直在島稱雄如故。遣倭酋紛擾浙東濱海郡邑，破臨山衛等城，禍如浙西。復寇通州、海門、突流楊州。直之母妻並子俱在浙省。心切念之，欲致其歸，乃請講和。尋率將領渡海，執無印表文，詐稱豐洲王入貢。來泊岑港，遣人通好，索家屬，要開市。軍門胡宗憲許之，且賂以厚賄，說其來降。直遷延者久之。直既離本巢，自失負■之勢，而受賄繁渥，諸島亦各生疑貳。直恃其強，謂中國決不敢害己，或可僥倖如意，杰然詣款塞。詔誅之，梟直於市。餘黨潰去。

別志曰：「奸民王直，倡亂於海。倭酋部落數萬，皆受直節制。流劫兩浙諸郡邑，三四年間，吏民死鋒鏑、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，官軍莫敢攖其鋒。督閩胡宗憲懲張經之獲罪不知所措，乃欲議和以舒目前之急，奏乞遣使移諭日本國王，禁戢屬夷。上從之。先是宗憲檄徽州府收直母妻及子係金華府獄，至是出之，令有司豐衣食潔第宅以奉。而遣生員將洲、陳可願借市舶提舉職名充正副使往日本，且命二人持重賄見王直，說令滅賊保親屬取官爵，以規其意。二使至五島，見直養子王彥敖，道以諭倭事。彥敖曰：『往見日本國王，無益也。此間有徽王，島夷所宗，令渠傳諭足矣。』明日，直出見二使。推髻左衽，旌旗服色擬王者，左右簇擁。二使心動，坐論鄉曲。直設酒食，情款方洽。二使曰：『軍門遣僕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。』直避席曰：『直海界逋臣，軍門不曳尺纏牽而鞠之，而遠煩訊使，何也？』二使曰：『軍門以足下稱雄溟渤，諸蕃畏服，偉哉丈夫也。風波隔限，不能親犒，敢命僕等以黃白絲綿若干為壽。』直忻然納。二使曰：『軍門推心置腹，援足下令妻壽母而出之獄，館穀甚厚者，蓋以足下材略超世，未能奮跡龍池，故遂涉身鯨波，亦不得已焉耳，非足下本心也。且足下曩歲曾扣關獻捷，人孰不知其功。今日能乘機改節，滅賊自效，則爵賞必隆，悠久富貴，非但保全妻孥而已。』直墨然。乃挾二使登舟，巡數小島，誇示富強而還。初，直聞母妻為戮，心甚怨，欲犯金華。及見二使，始知家音，心竊喜。乃集所親信者計之，謝和等曰：『今日之舉，未可冒昧突往也。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效力，以示欲降。待彼不疑，然後全師繼進，始可逞耳。』直笑曰：『妙算也！』遂遣王彥敖等來投誠效力，宣言王直歸順成功之後，他無所望，惟願進貢通市而已。宗憲為直上疏於朝。許之。時直雖偽約歸順。而徐海、陳東、葉麻等已擁薩摩洲夷王之弟過洋入寇矣。時適舟山有零寇數百，宗憲遣葉宗滿等助官軍往剿盡殄焉。疏其功次，犒賞三酋。王彥敖笑曰：『此何足賞！若吾父來，當取金印如斗大耳。』既而徐海、陳東寇松江嘉興，勢大猖獗。宗憲召王彥敖等謀之，以觀其意。彥敖等初欲小試慙慙，甘心助滅舟山零寇。至於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，且利直速來共濟，乃辭曰：『是非吾所能，須吾父來乃可耳。』遂留夏正、童華、邵岳，輔王汝賢在軍門，自以招直捕賊為名，與葉宗滿開洋去。徐海、陳東由峽石抵烏鎮，圍桐鄉城。巡撫阮鶚在城中孤危甚急。時王直又遣養子曰毛海峰者，疑定海關以謝過（謂海不知通好之故，乃爾入寇），間奉直命諭徐海。徐海未允。宗憲疾走。人賂毛，毛又遣人詣海。宗憲復令諜者齎銀數萬兩賂海而說之曰：『足下所求不過欲多得利耳，與其鏖戰而取劫掠之財，孰若安閒而享所自致之貨！且直與足下固唇齒也，直已遣子入款，朝廷赦其罪，將官之矣。足下不於此時解甲歸順，他日使直獨保富貴，孤立將安所為也！』海然其計。於是遣所親人謝，約罷圍去。因索賂他倭酋。宗憲許之以銀牌綺幣，厚賜來者。來者德之，以報海。明日，復遣他使來謝。宗憲厚待如初。凡數得，海始喜慰。而陳東以海私受重賄，不與之均，鞅執不樂。是夕，海果潛移巢去，道崇德而西。東聞海去，勢孤，亦引去。圍始解。徐海乃屯於海鹽、平湖交界曠野之處，將造舟為歸島計，日遣人與宗憲索餽。宗憲悉如其意與之。凡銀兩、絲綿、錦段與夫酒米、鹽醢、裁縫、醫師，巨細取給傳送之，所餽動以萬計。舟相接於道，雖供應月餘，未嘗缺乏。徐海既感宗憲待之誠，且謂其不足憚。遂以故所戴飛魚冠及堅甲名劍來酬獻，間遣其弟洪入質，於是彼此無忌。諜報宗憲：『徐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，黠而悍，近與海爭一女子，不相能。非用間急縛之，則阻海歸心，且將為後患。』於是遣諜賂海說令縛麻以擅功，潛並路麻，使不疑也。海從之，與麻共宴宗憲之使。半酣，海謂麻曰：『予輩既與軍門通好，便為一家。今使者歸，予輩當釋兵遠送，以示款洽。』麻然之。命各部下俱不必從。海遂與麻同舟，復舉酒大飲。送使者至十里外，伏發，執葉麻。麻出，而故隸葉麻部曲皆怨且懼矣。宗憲恐生他變，時時遣諜持管珥璣翠金飾遺徐海兩妓女不絕（一名翠翹，一名綠珠，侍海專寵）。令兩侍女日夜說海並縛陳東。東乃薩摩王弟帳下書記。海猶豫未決。宗憲出葉麻囚中，令其詐為書於東，乞兵賊殺海。其書故不以遺東，陰泄之於海。海得書，謂東等叛己。遂詐請東於薩摩王弟，代署書記。既得，即縛之以獻。葉麻與陳東相繼縛，而海麾下洶洶，益疑且怨矣。初，葉、陳二部下賊雖有憾海之意，而俱沾軍門之賄，遂皆隱忍。海恐此輩終為己患，乃遣人與宗憲定計。先遣已部下數十人詣軍門求賞，皆受銀牌花幣，厚宴而歸。次遣葉、陳二部下之雄者各數十人，皆欣喜爭往，一路酒饌沃之。抵嘉興，通事者語賊云：『前日來者皆去兵器，空手入城，以便簪花執盞。爾等亦當如前。』賊從之。官軍伏於甕城，一將官先閉內城門，坐城樓上，令賊分四門而入。賊既入甕城，而外城門隨閉。通事者語賊當拜城樓上將官受賞。賊下拜。伏出，每二人執賊一人，截其拇指而囚之。於是徐海自度縱歸故島，必為蕃落之所殺。內附之心益固，請與部下入款。宗憲許之。諜往，定期。海先期一日率眾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，又自擁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，庭謁軍門，稽首稱罪。宗憲與當事諸公厚犒之，竟傲然出。是日城中人無不魂戰色變。當事諸公忿其疆，皆議誅海以杜後患。宗憲欲縱海生還。迫於眾議，不得已而從之。然海眾尚千餘人屯近獨山，猛鷲難即破。於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。海擇沈家莊，即僦與居。且餽遺海如曩時。既而永保峒兵俱應徵集，宗憲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，言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。陳東黨果大驚，即勒兵篡兩妓女過海所，罵曰：『我死，若俱死耳！』遂相槊而鬥，海中槊，眾大亂。明日，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。風烈，縱火焚之。海窘甚，沉河死。餘酋搜斬殆盡。永保兵俘兩妓女以歸（二妓溺死於河）。於是辛五郎率餘黨遁至海島，官軍邀擊獲之。與葉麻等囚送部下。宗憲以下各進宮有差。然而王直猶負固自若。遣賊寇浙東諸郡，流及通州、楊州。宗憲欲以弭誘直出巢，於是委心留用直前所遣來王汝賢數人，撫摩若親子，及葉宗滿兄弟（前同宗滿來者）盡加禮遇。時時對將吏言曰：『直非反賊，顧嶮強不一見我耳。見我鄉曲，故當有處也。』直聞之，謂軍門誠樸可欺。欲乘機見之，而還得完聚親屬，且自度縱不如平日所料，亦不至為失水大魚。遂決策渡海，首遣蔣洲，次遣王彥敖、葉宗滿等率驍卒千餘人，且以豐洲王入貢為名，先泊岑港。據形勢，分佈要害訖，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，令眾曰：『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，泊岸時須謹備之。』軍門當直未至時，已度其前有隙，豫調俞大猷於金山，而以總兵盧鏜代之。盧鏜者，舊與王彥敖等同事舟山，撫循倭夷備至。直坦然不疑。惟日聚群倭，礪兵刃伐木為開市計。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。宗憲列狀以聞。上詔相機擒剿。宗憲秘不宣。夜馳至寧波城，密調參將戚繼光、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，乃以夏正等為死間，諭直曰：『汝欲保全家屬，開市求官，可以不降而得之乎！帶甲陳兵而稱降，又誰信汝？汝有大兵於此，即往見軍門，敢留汝耶！況死生有命。苟命當死，戰亦死，降亦死，等死耳；死戰不若死降，降且萬一有生焉。』直猶持疑，宗憲則使蔣洲往為質曰：『如負約，則洲命懸爾手，敢爾欺乎！』直信之，凡直意所欲，軍門輒餽遺之，不吝巨萬，一如餉徐海時。直頗心喜，又其所親信王彥敖、葉宗滿遣來見者，軍門必降禮厚賄，笑語飲食，運牀共臥，觀契無間，皆為說諭往來相通者五旬，久益情洽。風聞諸夷謂直已歸國，無復主之之心。而叛賈素依直為淵藪者，且各散去。直計回島之難立，而納款則猶可僥倖保全親屬，且莫敢奈我何也，乃挺身詣軍門降。宗憲委曲諭之曰：『汝既來歸，我當奏表，爵汝崇秩。但事達朝廷，上意不測，汝當以罪人居於獄。庶九重知汝負罪引慝之誠，我之為汝請者可如意而得。脫有他變，汝之堅甲利兵固在，我敢負汝哉！』乃命一指揮伴送入杭州按察司獄。直遂俯首受命。獄中供帳備具，自是日有宴，夜有官伴宿。雖在狴犴，無縲紲之拘，有費應之資，直乃安之，以俟恩旨。其黨之在舟者，亦賜遺不乏如常。杭城日夜戒嚴，如虎在豕。王彥敖輩棲遲日久，各無鬥志。蔣洲以計先脫歸。宗憲乃遣將出師抵岑港，要賊黨去路。繼有別島賊來援，官軍奮擊敗之，斬獲甚眾，餘竄歸大洋。有詔誅直，梟其首。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。直眾既破，惟毛海峰等擁眾稱雄。然勢孤無援，時寇

海濱，亦不甚堪皇矣。後毛海峰率倭夷侵據舟山。官軍四面圍之，絕其水草。賊困乏。官軍夾擊，賊敗死殆盡。毛海峰亦死於亂兵中。自是浙中稍得寧帖雲。」

《浙東備倭議》曰：「昔我祖宗之制，防邊戍海，樹設周詳。郡縣之間，建立衛所，定海衛內轄四所。外轄後所、鄞衢、大嵩中中左所旗軍一萬有奇，歲給官軍糧餉十萬餘石（此皆舊額，今軍缺糧，減存者止十三）。又置巡檢司九：曰螺峰；曰岑江；曰岱山；曰寶陀（四司環置舟山，俱隸寧波府）；曰長山；曰穿山；曰霞嶼；曰太平；曰管界（俱隸定海縣）。莫不因山塹谷，崇其垣墉，陳列兵士，以御非常。復於津陸要衝置為關隘，曰定海關（在南薰門外，最為衝要。舊制額設指揮一員，旗軍五十名，盤詰舟航，以防奸細。官哨戰船停泊於此。今增協守民兵一十名。福蒼兵船亦此停泊）；曰舟山關（舊制額設官軍盤詰，今撥福蒼兵船防守）；曰小浹港隘；曰青嶼隘；曰■契頭隘；曰錢家隘；曰梅山隘；曰慈吞隘；曰橫山隘；曰螺頭隘；曰碇齒隘；曰小沙隘；曰沈家門水寨；曰路口嶺隘；曰岱山隘；曰大展隘。凡一十有六。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。其中，若定海關、舟山關、沈家門水寨、小浹港隘最為要害。自昔至今，尤致嚴焉。定海烽墩一十三，後所烽墩十，{兩郭}衢烽墩六，舟山烽墩二十五，咸設旗軍以■望聲息。晝煙夜火，互相接應。若{兩郭}衢之三塔山，舟山之朱家尖，轟峙最高，所望獨遠。故設總台，多撥旗軍，戒嚴尤至。設總督備倭，以公侯伯領之；巡視海道，以侍郎都御史領之（洪武三十年以後，總督領於都指揮，海道領於憲臬）。海上諸山分別三界：橫牛山（在慈溪縣北大海中，與海鹽縣海洋為界）、馬墓、長涂、金塘、冊子、大樹、蘭秀、劍岱、雙嶼、雙塘、六橫等山為上界；又灘許山、三姑、霍山、徐公、黃澤、大小衢等山為中界；花腦、求芝、絡華、彈丸、東庫、陳錢、壁下等山為下界。率皆潮汐所通，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。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。緣邊衛所置造戰船，以定、臨、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（上定海港一隻）、四百料、二百料尖快等船一百四十有三。量船大小分給兵仗火器，調撥旗軍駕使。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，每值風汛，把總統領戰船，分哨於沈家門。初哨以三月三日；二哨以四月中旬；三哨以五月五日。由東南而哨，歷分水礁、石牛港、崎頭洋、孝順洋、烏沙門、橫山洋、雙塘、六橫、雙嶼、青龍洋、亂礁洋抵錢倉而止（每哨抵錢倉，所取到單並各處海物為證）。凡韭山、積固、大佛頭、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，可一望而盡。由西北而哨，歷長白、馬墓、龜繫洋、小春洋、兩頭洞、東西霍抵陽山而止（哨至，亦取海物為證）。凡大小衢、灘許山、丁興、馬跡、東庫、陳錢、壁下等處，為賊舟之所經行者，可一望而盡。由此而南，通於甌越。北涉於江淮。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。而南北之哨，則以舟山為根。抵六月哨畢，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，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（海中以六月十二日為彭祖忌。颶風大作，舟必預期收港避之）。仍用小船巡邏，防守備至密也。今日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（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，六七八月風潮險惡，舟不可行。九月十月小陽汛期，賊舟復可渡海，亦有停泊海島，乘間而至者。故今四時皆宜防海也），而備禦宜益密矣。皇上軫念元元，震耀神武，命將興師，誅討不庭，一舉祖宗之舊章，而振飭恢弘之。設總督直隸、閩浙軍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，以蕃臬分任兵備，調發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（今皆廢壞）。改造福清船四百餘只（停造五百料等戰船，取軍四民六料銀，增價改造），蒼沙民船復數百隻（或官造或僱稅），召募福建、兩廣、邳、徐、鬆潘、保靖、永順、桑直、麻遼、鎮溪、大<廣東>及蒼處等兵不下十萬（今川、廣諸溪洞土兵悉皆免調）。敕鎮守總兵駐紮臨山（今改紮定海），協守副總兵駐紮金山（今改紮吳松），參將分守各府（寧、紹一參將，並各府四參將），把總統轄衛所（舊制臨、定、觀一把總，今定海專設一把總，並各衛共六把總。俱題請欽依）。復有游擊游兵之職，以統水陸之兵（俱奏請欽依）。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據殫謀畫，務底安壤。而豺虎未消，烽煙未靖者，蓋以城戍不足，而告急者多，則疲於奔命；庾帑不實，而資用者乏，則窘於設防；糧餉不時，而凍餒者眾，則怯於應敵；土著不練，而徵召者至，則艱於行法。此皆用兵之大患也。且倭奴入寇，自彼黑水大洋，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，復一二日渡官綠水，抵陳錢壁下，漸經濁水（海水東去三四百里因泥而黃濁色，過此水漸深而清，且洶，為官綠色。千里之外，海極深益洶，視之黝黑色。《海道經》所載及人所見皆然），因潮乘風，寇無定跡。甌、閩、渤海，南北可從，即其南涉韭山，北由馬跡。舟山則四面可登。緣海則隨處可犯。游兵把總等官督領兵船，自春歷夏，及小陽汛期，於南北海洋窮搜遠探。遇有賊舟，即為堵截。馳報內境，俾為預防。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，以一指揮領之；馬墓港列兵船一枝，以一指揮領之。把總統紮舟山，兼轄水陸；總參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，以聽征剿（近年議將總參標下陸兵更屬海道兵備訓練，仍各選親兵一千隨徵）。定海則屯聚重兵，屹為巨鎮。賊或流突中界，則沈家門、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涂、霍山洋、三姑，與浙西兵船為犄角；迄南截過補陀、桃花、青龍洋、青門關，與昌國、石浦兵船為犄角。賊或流突上界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，北截於七里嶼、觀海；參將自臨山海洋督兵船為應援，南截於金塘、大貓洋。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應援。以故今日之海防，會哨分哨於外海者為第一重；出沈家門、馬墓之師為第二重；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。巨艦雲屯，倭夷之舟航弗預也；火器轟發，倭夷之短兵弗預也。以我之眾制彼之寡，以我之長技攻彼所不足，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，斯策之上者也。萬一疏虞而賊得登陸，由拙泥、烏山、鳴鶴場、古窯、鬆浦、丘家洋、官莊諸路，可犯慈溪與定海之西北境，以達於郡城，則向頭、觀海、龍山管界之備不可以不嚴。而丘洋、金岙、慈■、新城石牆之築，實所以扼其衝。由小浹港、穿山、昆亭、<廣東>頭、尖崎諸路，可犯鄞界與定海之東南境，以達於郡城，則小浹口置列兵船（海道兵憲譚綸、總兵盧建建議於港口置鐵發貢，重五千斤者一座。調發兵船防守定海。添設民八槳船一十隻，汛期則巡邏哨探，汛畢則容其樵彩近境），與後所、{兩郭}衢、大嵩、甬東、太平諸處之備不可以不嚴。而慈吞、蛤岙石牆之築，實所以扼其衝。由大浹口直走郡城，則西渡東津、桃花、梅墟之備不可以不嚴，而關口水陸之兵與招寶山、威遠城之築，實所以扼其衝。蓋我尺寸之地皆係金湯。得人而守則其險在，我防或少懈則反以資敵。若舟山故定海治也，四面環海，其中為裡者四，為嶼者八十三。五穀之饒，魚鹽之利，可以食數萬之眾，不待取給於外。初以承平無事，止設二所守之，軍卒止二千有奇，而歲久逃亡且大半矣。重以城垣低薄，不足為固，萬一夷且生心，據以為穴，則險阻在彼，非有勁兵良將，卒未易以驅除。而彼方挾其利便，四出攻剿，則濱海郡縣，容得安枕而臥乎？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。蓋不止如雙嶼、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。夫海防莫急於舟師。今計定、臨、觀、昌各港官民船可二百艘，仍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，復有八槳漁網等船。舊例，官船料價，六分則徵於里甲，四分則扣於軍儲，以充造作。三年則輕修，六年則重修，九年則折造。其價仍扣於月糧，變賣於釘板，而給公帑以佐之。今之造舟給直又數倍於昔矣。昔之出海，旗軍食糧八斗（內將三斗安家，五斗隨行）。今之給餉水兵者，又數倍於昔矣。公私安得不困哉！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，未始徵兵於外也。與其募閩人以充水兵，孰若省召募而兼用土著，使久而習其揚帆捩舵之法，戰攻衝擊之技，宜無不便。況吾緣海之民，流亡內地，投充水兵以百千計，歸而用之，又奚不可哉！然滄溟萬里，茫蕩無涯，潮汐風勢之逆順，帆檣人力之遲速，把截港洵義要害之處，曠闊亦不下數十百里，非若潼關、劍閣可一夫扼險而守者。寇已登突而為之備，計亦晚矣。即今定海衛所軍兵之外，復有總兵標下之兵，以戰以守，足備緩急。若{兩郭}衢、大嵩、穿山、龍山管界，形勢單薄，兵力寡鮮，宜各增置陸兵，勢相犄角。而於鎮兵所屯，相機調遣巡司鄉團，俾聯絡策應。若舟山則水陸缺防，抑不容緩矣。海道兵憲劉應箕，撥兵六百戍守{兩郭}衢，蓋為是也。議者曰：「國初緣海之兵，自足以周備禦之用。而乃謂不足，何也？蓋衛所之軍兵止存空籍，竄漏裁革者過半。倉庾之儲蓄止存空額，那移逋負者不貲；而復以羨餘歸計部。此皆非污謨之善者也（近年，衛所軍兵隻身贅婿義子，悉皆革罷，止准見在軍伍者派撥糧餉，皆指為羨餘，解輸戶部，以充別用。故軍日耗而糧日寡）。今欲圖安攘久遠之策，無他，舉祖宗之成憲而行之爾。奏復原額糧錢盡充養兵募兵之費。不得復以那減充羨餘，禁止逋負之奸不得以國賦潤豪猾。如又不足，不得已而加賦於民，當不至如今日之甚矣。仍嚴行清勾之法，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。如原籍亡絕，即於衛所簡其見在壯丁補足。行伍贅婿義子，年力強壯，俱准收充。不必執空籍以糜歲月（今巡撫趙炳然奏准舉行補足全伍官軍）。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，使明隸尺籍，遵照近年本兵題准事例，不得有所脫漏。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強者，程能試補，仍復其身而給之食。立以程限，壯年為兵，力衰而罷。不苦之以終身，不陷之以永久。則人皆鼓舞，樂於為兵。軍無缺額，糧不虛廢，必無不任戰之民死於無罪者矣。議者曰：主兵不足則客兵不得不用。夫環海之變故無常，東南之財賦有限，以有限之財賦募無已之客兵，以防無常之變故，此豈異於割股以啖犬豕者也！況其貪殘之性不減於倭奴。使久居內地間熟道路，習知土風，必有不戢自焚之

禍。昔元末苗帥楊完之流毒於嘉禾，邇歲閩、廣之兵屢叛而從寇，益可鑒矣（此言補足行伍兼用土著，可以省招募客兵）。議者又曰：山海有自然之利，捐之民而困可蘇，故屯大樹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。而耕牧金塘，足裨內地之糧餉。然其地極廣袤，物產無窮。賊屢過而不問者，以其中未有可欲也。既田之則有可欲矣，能保其不據乎！苟無重兵以守，是委以與敵也，而可為之乎（此軍大樹、金塘、斷不可田）！議者又曰：今之水戰止能邀擊去賊而已，未能過來者之鋒。夫來賊銳而去賊隨，擊隨易而攻銳難。人情所皆知也。然擊來賊者仇之，撲火於方燃之始。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。擊去賊者，譬之收燎於既燼之後。此其利害則有間矣。自海上上下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（戊午，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寇。己未，總兵盧鏜鐵三沙之寇）。而邀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。今若以擊來賊之賞而優於追去賊之賞，以縱來賊之誅而嚴於縱去賊之誅，更得當事者同心戮力，急如救焚，則邊鄙又何不寧耶（此言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）！議者又曰：我兵陸戰每退怯，而鮮成功。夫倭奴常敗於水而得志於陸者，非其勇怯有殊也。交兵海上，吾特以戰艦之高大，帆檣之便利，與火器之多取勝耳（總兵俞大猷嘗議賊或制舟與吾巨舟等，則未易取勝，故防海尤急於防陸。總兵盧鏜攻破雙嶼，得蕃寇烏鴛銃與火藥方。其傳遂廣）。彼登陸即沉船破釜，所以一其志也。環龜自守者專其力也。顧能用兵，飽以飢我，逸以勞我，伏以伺我，佯北以誘我，狡獪深入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，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。誠能察彼己之情，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，握符馭眾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，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耶（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取勝）？議者又曰：定海緣邊舊通番舶，宜准閩、廣事例。開市抽稅，則邊儲可足，而外患可弭。殊不知彼狡者倭，非南海諸番惜身重命保貨之可比。防嚴禁密猶懼不測，而況可啟之乎！況其挾賞求利者非脯肝飲血之徒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。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！殷鑒不遠，往事足徵。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，貿易既通，一或不得其所，復將窮凶以逞。此時何以御之耶？況彼之寇邊者，動以千萬計，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？內地之商聞風膽落，果能驅之而使與之為市乎？既以市招之而不與市，則將何詞以罷遣之耶？市以百至，兵以千備，市以千至，兵以萬備。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，今我財力果足以辦此乎？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。彼之求市無已，則我之備禦亦無已，果能屯兵而不散乎？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。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，不已大繆耶（此言蕃舶不可通）！議者又曰：倭奴海禍，或揚帆稱貢而至，又將何以處之？昔楊文懿公守陳嘗著卻貢之說，謂其受貢亦侵，不受貢亦侵。今倭奴已為仇敵。乃於構隙之餘，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，而欲售其譎計，其罪不勝誅矣，況可與之通乎？且前此入寇之少，以通蕃下海勾引向道者少也。今茲入寇之多，以通蕃下海勾引向道者多也。不嚴禁奸之令，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，是止沸而益之薪也。況倭王微弱，號令已不行於國中。即使通貢，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？且常年貢使止數百計，而往歲寇邊之賊動以千萬計，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？謂宜頒降詔旨，申命海道帥臣，益嚴守備。貢則卻而驅之出境，寇則草薊而禽彌之。則彼奸謀狡畫破阻不行矣。如其引惹伏罪，重譯效款，必欲率賓，同於諸蕃，以自納於覆載之中，則必質其信使，堅其誓約，諭令禁戢各島不復犯邊，期以數年為斷。若果能恭命不渝，而後如先朝著例，復許之貢。此則義之所以為盡，仁之所以為至也。是故明徵定保，君子監成憲而行之，修治垣隍，慎固封守，一策也。編立保甲，內寓卒伍，一策也。譟察非常，嚴禁蘭出，一策也。綏拊瘡痍，固我根本，一策也。此皆所以治內也。修復墩堡，嚴明烽堠，一策也。繕治器械，精理戰船，一策也。出哨會哨，悉遵舊規，一策也。據險守要，聯絡響應，一策也。此皆所以治外也。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，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，聚芻糧而給餉以時，嚴賞罰而攻罪不掩，設畫樹防，出奇應變，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。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而已。然昔人有云：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。故曰無怠無荒，四夷來王。又曰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。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，崇於羽之舞，又何必規規責效於甲兵之末乎！」

直既就戡，海賊徐惟學等據島分眾往來於福建省界，蜂屯■逐，連破縣城。

三十八年二月，倭寇犯饒平，流入漳州等處。督閩范欽遣都指揮孫赦會兩廣兵進剿。親率狼兵及千戶張春等，二次斬級七十七顆，生擒九名。奪回被虜官民人口一百八十餘名，牛馬二百二十餘頭匹。陸續官兵又獲真倭賊一名林居鳳，奸細餘超、張大、陳元愛，接賊犯人楊二及賊馬、吳絲、彡由綢等件。百戶趙孟李、鎮撫楊德於石牌地方斬獲倭賊首級十顆。曲史萬邦邑奪回被虜一人，番衣一件。

四十二年，復破興化府城都。御史譚綸與參將戚繼光率師救援。賊走，敗之，潰入廣東界。

《野記》曰：「歲癸亥，倭賊圍興化城。相持數月；殺掠無算。賊偵近郊塚墓為鄉宦富室者，則發其棺昇至城下，而俾之贖。否則屠屍而焚焉。城中米價倍湧，無所得，至於薪水俱竭，軍民疲困殆極矣。參將劉顯駐兵江口應援，不敢進。兵備副使翁時器新至任，適鄉宦陳應時建策，謂城上刁鬥喧噪，賊視為常。今今夜不舉號，鳴折息燈，靜坐至三更，四門各舉銃飛擊賊巢，若欲往劫之者。使其自相鬥殺，我軍繼之，可以取勝。時器從之。適顯使健卒八人，問道以公文會時器，其服俱以天兵二字為號。倭賊得而殺之。乃相與定謀選點賊八人，各服其服，持公文叩城。城中遂挽而上。或有言健卒不類，須察而防之。時器不聽。諸賊因得遍觀街巷出入樓櫓登降之處。時器下令守城者入夜輒靜，訛則有罰。時眾久憊，是夕相與寐熟，舉城寂然。賊探至城下試呼官軍，無一應者。乃罵曰：『城中人豈俱死耶？』八點賊乃放火舉號。賊皆掩至，長梯蟻附而上，亂殺守卒，開城門擁入，縱焚廬舍。而時器猶未之知也。眾亂，時器從東門引下逃脫。賊分守城門，吏民無得出者。時賊半為漳州土人，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。拘係一大寺中，命以金帛贖身，各限以數，不如數者腰斬鋸解之。蒲多縉紳，有四五世科第相承者，古今典籍比屋連巷。至是俱羅鋒燹，為斯文之烈禍。賊搜掠編戶，靡有孑遺。屯城月餘，糧食盡罄。城外亦蕭然無可剽掠者。賊不能住，又慮援兵將集，去屯平海衛為巢。都憲譚綸與參將戚繼光兵統兵攻之。繼光兵四千，聲言三萬，俱義烏人。素練習知兵法，而繼光又善鼓舞，俱敢向前死戰者。繼光初至，惟言我兵遠來困疲，須養月餘乃可用也。因出囊資命造紙甲，既完猶言未可用。賊探知之，守稍懈。一夕夜半，忽傳令造飯，飯畢。自率兵居中，俞大猷為左，劉顯為右，衝枚疾走，天明逼賊巢。賊不意猝至，皆棄巢走。官軍掩殺，呼聲動地。斬賊數千餘，逃奔至廣東界。初，有厭生張某者，十年前夜夢一鐵甲人告之云：『我是天兵，放火殺人。歷年未至酉辛，滅皇紀破土城。牛女之分號令明，重熙會，見太平。』醒而記其半，至夜復夢如前。乃記全文，常與眾語。不知此為何兆。至是，八賊果以天兵服色倡難，進城以午未日，出城以辛酉日。譚號二華，戚名繼光，並合重熙之義。二公紀律嚴整，士各用命。又俱江西人，分野屬牛女。於前夢語無不驗者。則生靈禍福，冥冥定數，信不可逃者也。自是閩中特譚戚為長城。開賊迄今蔓延抄掠各邑，未獲安堵。繼光父某亦為總兵，先在山東魯橋與賣卜者鍾八交好甚密。鍾授繼光父以兵書，且教其用法，相別去。繼光父有事至京，旅次，一日鍾復來訪。時繼光母方妊。父年三十一，未有子。因問妻就館所得是男是女。鍾曰：『女也。若欲男，須戊子年九月朔亥時生乃汝子耳。可名之曰鍾祥壽，他日以勳名昌汝家也。』繼光父笑而領之。是後鍾每至不由戶入，從空而下。去則復從空而上，倏然不見。繼光父知非凡人，盡誠祈叩之。鍾乃吐實，謂我狐仙也。自此不復再見。繼光父抵家，果產女。後母復妊，至戊子年閏九月，父意其言默禱俟驗。迨朔日亥分，忽見鍾閃入臥內。舉子即繼光也，小字鍾祥壽。既長，父授以兵法。穎悟若素習，負膽氣，饒智略，有古良將之風。御卒雖嚴，恩養備至，甘苦與共，結其死心。教以戰法，賊敗不許取首級，惟以鏖戰為功。臨敵卻顧者始犯則截其耳，再犯則梟首，偏裨以下不少貸。所獲賊輜重俱歸將士，分毫無所私，故戰無不勝。著《心法紀略》，兵間鑿鑿，皆可行雲。」

四十三年三月，倭賊屯潮之烏石，流突彳戎水都神山溝地方約三千餘人。都閩范欽會同兩廣軍門吳桂芳、恭順侯吳繼爵督兵進剿。三月二十六日，總兵俞大猷移營，五鼓發兵。以福兵並王詔、門崇父二參將下兵分三大枝而進。午時逼賊寨。賊率精銳出寨擺定，分兵來衝。福兵首與相持，半頃未決。俞大猷督後，急遣人斬哨長首級二顆。遍行宣示於福兵，奮勇先登。王、門二參將狼兵繼之。吶喊直奔賊中，大戰良久，一鼓破之。或奔入寨，或奔入山。各兵分投追殺。殺六百有奇，恐寨中埋伏，用火箭銃炮四面圍焚，燒死一千餘人。是役倭賊大率死於鋒鏑灰燼，將及二千，奪出被虜者逾數百人。已而敗賊遁走。搶船出海。忽風雷大作，俱溺無免者。

《廣東海倭論》曰：「海寇有三路。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。春末夏初，風迅之時，督發兵船出海防禦：中路至東莞縣南頭城

出佛堂門、十字門、冷水角諸海澳；東路惠潮一帶，自柘林澳出海，則東至倭奴國，故尤為瀕海要害；西路高、雷、廉海面，惟廉州境接近安南，為重地焉。夫倭當朝鮮之下流，山巒■■幾而環以大海，天地東南之仁氣至此而盡。性譎且凶，狙詐狼貪，風土使之然也。歷齊、魯東、淮、浙、泉、漳而後至於潮。雙桅出沒東洋，如履平地久矣。其為海■■患也。弘治以前，無通蕃者，故亦無海寇之擾。正德初，始漸有之。宋素卿、宗設之犯鄞，圍城劫庫，放火殺人，非無人而至前也。吾廣亾曷防備失策，漳舶過羅而巡哨私通，是以螳螂逞威，肆其暴竊，一聞風鶴，懼喙宵奔，豈非浙固剝剝災近者耶！然波濤湧湧，千里吞吐，而我之步騎弗與；木筏輕■■，浮沉聚散，出沒若鬼，而我之巨舸弗與。彼若焚舟登陸，拚死而鬥，又有交通接濟為之助焉，浙災其在閩、潮矣。是故杜寇之來，莫若嚴於自治。禁豪勢交通之私，斷小民接濟之路，沿海居民互相保伍，昭王度示國信，俾其革心，感我綏來，計之上也。師有潛伏，謀在察微，勢有空礙，謀在攻堅，以不可勝而待勝，計之中也。若夫立鉤距作沈，命草■■而禽彌之，計之下也。噫！用其上寇亦民矣；用其中寇自寇矣；用其下則民勸；寇矣。司海道者請三思之。」

方倭之寇浙，趙文華以工部尚書賜玉帶出督察；胡宗憲後亦論功加兵部尚書，有玉帶之賜。既文華還朝，得罪罷職。時寇既平，朝議示憲、文華及巡撫阮鶚費用不節，軍餉多弊。上命給事中羅嘉賓、御史龐尚鵬同往查軍門及督察用過各省錢糧數目。文華冒破十二萬；阮鶚六萬；宗憲亦不下十萬。疏論其侵匿。時宗憲猶在浙，曲為彌縫，上疏辨明；鶚去官；文華已故。皆坐賄追並。後南科給事中陸鳳儀疏劾宗憲不法事。上詔逮至京。尋原其罪免歸，皆輔臣嚴嵩之力也。遂以都御史趙炳然代宗憲，除總督福、直銜止巡撫兩浙兼理軍務。炳然舊為浙巡按，見宗憲靡濫之弊，務崇安養，民得息肩矣。然浙之嘉、湖與直之江南諸郡固澤國也，縣多無城，府雖有城而弛斥不堪禦寇。況承平日久，驟加倭警，非惟鄉民奔竄不自保，凡城中居民亦無固志。於是各處縣邑俱創新城，而府城之圯壞者皆議增高培厚。嘉興為浙西直南，倭寇必經之地，尤為要害。知府侯東萊請於當道重修其城，屹然為東南巨鎮焉。

行人嚴從簡《東南巨鎮賦序》曰：「維昔南仲，城彼朔方，獯狁於襄，詩人賦之，而周宣中興之美，南仲良翰之績，炯炯若在當時而親睹其盛也。嘉興為浙大郡，予之故里。擾於倭夷，民遭荼毒，視獯狁蓋有加焉。而城守之議，累歲弗定，偷豫目前，不為遠慮，能免厝積之虞也幾矣！維時監司郡守卻顧而起，規畫既定，百堵具興，匝月迄事，不失尋丈，可以制治保邦。使海魑望而畏，聞而遁，如獯狁不再肆於朔方也。予奉使江藩，便道歸省。適觀厥成，嘉其保障之有藉，而民風可採以上獻也。敢繹詩人之緒，比辭■■藻，以紀一時咨諏之所得雲，豈敢自謂登高能賦也歟哉！賦曰：『輿惟名郡，瑞產嘉禾，治分七邑，道達四途。星麗鬥女之纏，險環海若之都，虎右踞而望越，龍在盤而控吳，塞以秦山，枕以太湖，雄一方之形勝，冠兩浙之輿圖。民生其間兮，既庶而康，百年化洽兮，守法而臧。士詩書兮農稻糧，外弘誦兮內組裳，怯於見長吏兮，重於去故鄉，非有推埋睡皆之豪兮，亦無探丸鳴桴之強習。太平之嬉游兮，曾不識夫金槍。雖外戶之不閉兮，誰念及。夫城隍頽垣兮，圯梁荊棘兮，叢生<鼠生>鼯兮，嗥藏合上下兮，恬熙忘儆戒兮，苞桑夫何吳窮，降割歲癸不仁。妖蜃掉尾以生狼，狂鯢鼓鬣以揚氛。鷲倭奴之市艦，泊武原之海濱，曾無幾人而登岸，可以一計而成擒。豈奈我軍之烏合，輕嘗彼賊之狼腥。始轉戰於鹽縣，既敗北於竹林。嗣是寇知無備，大集四侵，或由姑蘇，或由柘村，或由沙川，或由石墩。指郡地以為囊橐，遂直搗以薄孤城。烽燄攸起，玉石俱焚，烏驚星散，鬼哭天昏，此在郊野之慘毒，孰與城居之酸辛。驅孱弱以荷戈，分堡塚以守援，流矢進插於內舍，飛丸直貫於周廬，荒垣可以立碎，肩壁可以潛攀，遑遑晝夜，額頰如年。時有訛言之卒發，恒致又竄之莫前。游魚於釜，笠獸於柵，或掩泣以待戮，或乘隙以出遷，蓋危於墨卵者凡幾矣，而猶或免於摧殘。天不好殺，賊飽而還，乃僥倖於一擲，非可恃於萬全。時則元戎懲其禍，御史恤其危，諸司贊其猷，士民條其規，咸謂諸郡之要害，獨惜茲城之敝頽，宜崇宜補，宜擴宜培。雖眾議之僉同，惟當事之睽違，勒小費而味弘略，計目前而忽遠程。譬諸富人巨室，門扃不徑，未免犬吠夜起，主人不寧，矧溟濤之巨測，能安枕以無驚。事如有待，以迄於今，既天時民志之協吉，正一勞永逸之當興。乃請乃任，乃相乃視，乃咨乃諏，乃營乃締，圭測既定，大功斯起。不聞徵召，工雲集矣，不聞彩鑿，石山累矣，不聞斬木，楨森列矣，不聞破壞，土層屯矣，不聞戒儲，餉日盈矣，不聞會斂，費時給矣，不聞督責，畚插騰矣，不聞令委，官司效矣，不聞致期，雉堞整矣。詔爾勿亟，眾子來矣，倏爾匝月，事告竣矣，卑者是崇，傾者完矣，狹者是辟，薄者厚矣。豈神輸而鬼運，實經畫之中理，不勞民而傷財，竟大工之畢舉。由是國有維翰，民有攸護，奸可防，隙可杜，戰可勝，守可固，聿制治於未亂，信折衝於樽俎，建一方之巨鎮，樹東南之強輔。噫嘻！人知新城之為美，曷若舊業之安堵，則所以感時迫盛，而扶植其基本者，尤宜先務也！故觀於其市，則百工居肆，行旅出途，商賈輻輳，弦管謳歌，作息不禁，襦褲且多，昔之恬利斯城者，今果不耗其資乎！觀於其土，則從容庠序，帝典王謨，濟濟藹藹，樸■■或菁莪，桃李蔭植於公門，奎壁聯耀於黌廬，昔之黼黻斯城者，今果不喪其美乎！觀於屬邑，則鹽膏展武，澤潤當湖，魏塘仁治，崇祠義摩，嘉秀風淳，無事鞭蒲。昔之拱翼斯城者，今果不至於離析乎！觀於田野，則三農奮力，百穀盈阿，穰穰千倉，稅無負逋，雞豚醜醜，喜饜妻拿，昔之充溢斯城者，今果不至於匱乏乎！觀於武備，則犀革七屬，膠弓五和，危樓巨櫓，長矛短戈，壺柝，清角烏烏，肆皇靈之昭赫，將妖姦之潛磨，昔之壯固斯城者，今果不至弛斥乎！何以使人民之咸賴，何以使德政之弘敷，何以復承平之善治，何以起康衢之謠歌，蓋既不忽乎地利，自當究意於人和。吾時登城之南堡兮，俯鴛湖之在袖，為■■李之巨浸兮，乃鍾靈而毓秀，菱蒲魚鱉之繁植兮，叔米舳艫之雜驟。忽薰風之可迎兮，信愜解而財阜。且危亭之當面兮，煙雨霏霏以交溜。思撫景以布惠兮，保治安之長久。吾時登城之西譙兮，■■雄藩於武林，龍飛鳳舞之為勝兮，錢碑宋殿之何尋！三秋桂子兮十里荷芬，君臣宴逸兮社稷分崩。嗟往事之可鑒兮，秦奢麗之猶存。茲風土之相接兮，矧習俗之移人。矯枉歸正兮，戒彼荒淫。思明德弘助之努力兮，媿吳山越嶺以嶙峋。吾時登城之東磔兮，望溟渤之洋洋。彼旭日之飛升兮，噓下土以太陽。■■救金烏之閃鑠兮，消氛■■之毫芒。鯨鯢遠遁兮，魍魎潛藏，時宇澄清兮，戎隸來王。思內順以外威兮，是用揚夫蠻方。吾時登城之北樓兮，膽鏘鏘之雲。唯仁聖之端居兮，司黜幽而陟明。矧丑倭之跳梁兮，每廬慮以焦神。眷賢能之翰垣兮，奏治最於彤廷。什南顧之殷憂兮，當殊擢以示旌。思實大以聲宏兮，膺天寵之惟殷。環觀重城之四表，願言駿惠之旁流，匪直茲邦之受福，亦卜鳳歷之鞏悠。聊綴翰以紀盛，俟彤管以囉搜。比獯狁之於襄，庶南仲之作求。亂曰：惟城之高，千層霄兮。皇猷軒朗，亦峻極兮。惟城之厚，盤下土兮。聖化汪■■，亦何垠兮。鬼神呵護，禁不祥兮。海不揚波，刀鬥靜兮。群黎百姓，寧乾止兮。■■非■■非四牡，觀厥成兮。采采民風，獻儆戒兮。佐天子於有道，俾四夷以為守兮。』」

按別書載：杭州指揮陳善道舉武進士，多謀略。癸丑四月，流倭百餘犯赭山。赭乃杭海關隘也。善道率民兵三百，徒走七十里，遇賊。手射殺六人，梟首一級。賊大驚，進迫之。民兵皆烏合之眾，一時瓦解。善道獨戰於濼鹵中，靴滑墜僕，遂被洞肋而絕。壯士潘賓、王貴，赴門俱死。奏聞。敕建祠，祭如典。祠在杭西湖之上。又歐陽深，南安人，以太學生例授衛指揮。倭犯泉州，逼城而陣。深督藥弩手射卻之。復逼同安城。深率弩兵破賊，追出芋溪而還。王戊，中丞游震得檄授深兵。會賊發塚質贖，且及深先塋。深緝知賊可夜劫，潛師冒雨破賊於洋頭山。賊復屯八尺嶺，謀絕郡城餉道。深率師擒斬其酋，連拔七砦，餉道以通。兵威大振，招降數萬人。復執江一峰、李五觀等戮之於市。奏績，上嘉其功。欽授都指揮僉事，專職泉漳地方。永春賊酋呂尚等皆窘，乞降。是年冬，倭奴陷興化郡城。時倭新至，銳甚。游中丞檄深進兵復城。乃進屯瀨溪，時兵僅千餘人耳。與賊對壘，賊數夜劫，以營堅，輒不利而去。由是不得南下，無何棄城遁，保崎頭堡。深入城，視府庫，撫餘民。越日移紮東宵，逼賊巢十五里。賊日以數十騎挑戰。深堅壁以伺其便。月餘，援且至。賊聞，悉眾來攻。乃身率親兵迎占，數合勝之。至晚，賊四合來攻。我兵寡疲。深以死自誓，身被二槍，猶手刃二賊，力戰不支，遂被殺。裨將薛天申、周岳鎮及麾下數人，同赴敵死之。深死不旬日，援兵至，遂滅賊。中丞以聞。賜立祠祭。給棺殮費，蔭子孫世襲指揮僉事。又王德，字汝情，溫州人。少英異，有大志。舉丁酉鄉試戊戌進士，庚子授東昌推官。嘗署高塘，民病汲，開北門便之。鑿土得石，石文有曰：「北門開，王德來。」人以為神。後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。丙辰，倭擾入溫。官府熟視不知計。德主族議，練鄉兵待之。倭度南溪，入蒲洲。殲之於上金。斬首十有六，擒十四人，拔其肋虜八十人還之鄉。明年，復殲於梅頭，斬七首。自是，倭畏永嘉場，不敢犯。（永嘉場，王子之所居也。）戊午四月，

倭酋數千，方圍樂清。兵備袁祖庚來告急，遂移袁寧村，以便策應。其日，參將張欽來附。是時，倭圍郡甚急。袁請授以欽，並進德，許之。凌晨，簡輕銳，從間道往。日晏，伏起金盃，遂遇害。當變作時，手猶射殺數人。張欽兵相視甚邇，無一救者。總督胡宗憲上於朝，詔贈太僕寺少卿，立祠郡城。蔭子世襲百戶。嗚呼！當王子為兵科，為兵憲，以兵死，死職也。今死溫，何哉？觀此二傳，則當時死事於倭者，多不能悉。而倭之輾轉地方，亦因可見。故附記之。

自王直倡亂，被禍莫甚於浙江，次而福建，次則廣東。三鎮大臣自當協心同力，肘臂相應。浙江巡撫趙炳然上浙江邊防事宜八事，疏略曰：「臣惟成可大之業者，固在於用人；立可久之規者，尤在於以法。蓋有人非法無據，有法非人不行。以人行法，事之所以永濟也。臣竊見東南自有倭犯十年於茲矣。禍始於浙之東西，後延於江之南北。仰荷皇上徵兵命將，議餉出貲，神略斷自淵衷，玄威震諸海表，以致丑逆就殄，兩江已寧。雖浙江時有發作，臣防禦是慎。惟福建去歲冠變非常，而浙境實相唇齒也。蓋出此人彼，海之港口皆通；避實擊虛，賊之奸謀巨測。法曰勿恃其不來，而恃吾有以待之。正今日之急務也。臣自抵任以來，諮詢既竭，寢食靡遑，恐無以仰副皇上任使之重。除汰冗兵，減糜費，見議題請外，謹將防海事宜條為八事，上請聖明採擇焉。此皆眾口之常談，諸臣之屢疏，與本兵節有議行者，但人情玩於故常，而功效沮於虛應，終成畫餅，未見數功。此臣之所大懼也，不敢不有言也。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再加查議。如果可行，懇惟申飭令臣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著實舉行。有不用命者，聽臣參劾。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為有備之算，亦一策也。若夫求安攘之大計，立永久之弘規，則揀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，整頓衛所而責以軍兵戰守之宜，敬■祖宗，內而沿海鱗次之兵，外而出洋戰船之制，江之南北浙與閩、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，擇數偏裨以專其地，隱然常山之蛇勢，仍行各省撫按等官因邊以計兵，因兵以計食，允矣。戰守之鴻圖，先治己而後勝人，急內安而求外順。伏惟皇上神明，下之兵部再加酌量。擇義而行，天下幸甚！東南幸甚！臣愚幸甚！一曰定兵額。臣惟將貴專謀，兵尚服習。欲觀號令之有紀，必須綱紀之素明。浙江之兵，原係募用土人，並非衛所尺籍。所用頭目，或名把總，或名千總，或名哨官隊長；所部各兵，或六七百名，或四五百名，或一二三百名。把總不必同於千總，千總不必多於哨官。權齊心異，似無體統。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參等官會議，兵額除水兵因船之大小，布港之衝僻，祇應出哨，按伏打截，不在營伍之例外，其餘陸兵仿古什伍之制。五人為伍；二伍為什，外立什長一名；三什為隊，外立隊長一名；三隊為哨，外立哨官一員；五哨為總，外立把總一員；五總為營，俱屬主將一員。與高標旗幟哨探徒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。舉一營而各營無不同也；舉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同也。非但虛數難容、錢糧有紀，如是而以上臨下，以卑承尊，名分定而號令行，心力齊而氣勢壯。居常則合營操練，遇警則分佈戰守。庶幾乎心之使臂，臂之使指之意矣。二曰振軍伍。臣惟民出賦以養軍，軍出力以衛民。今之軍皆食民者也。然寇變之來，不惟不能衛民，每借民以為城守之助。是養軍者民也，保軍者又民也；御賊者民也，保民者又民也。積弊已久，殊失設軍之意矣。臣督行二司清軍及都司操捕等官，通將所屬衛所，選委廉乾府佐官員，親詣弔查卷冊，備將實在軍丁，除屯運外，不分正餘，清出挑選正軍。老弱者，就以本戶壯丁頂替；逃亡絕戶者，即撥鄰近餘丁抵補。編成行伍，造冊在官。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，加意撫恤，不時操練。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屯糧，行所司追給。至於買閒占役差遣跟官等弊，通行嚴革。目前雖未敢遽請可用，而從此練成。與招募客兵表裡戰守，則主兵日充，主威日振。將來客兵可以漸減。三年之艾及今蓄之，尤之可也。衛所不有所賴耶？三曰練民兵。臣惟民壯弓兵之設，本為防捕盜賊，盤詰奸細，而無軍州縣尤籍以備禦者也。近雖半迫工食，以資募兵之餉，然存留者不少，各該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，或以迎送勾攝，至於編徭。聽憑棍徒包當，曾無選練實用，徒為衙門市棍淵藪矣。茲者盜賊橫生，不止外寇，合將民壯弓兵務選勇健應役。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，以時操練，習熟武藝。遇警協助軍兵，並力戰守。有功之日，各該官司並行獎勵各役重加犒賞。如有縱盜殃民，通行懲戒，及不許有跟官役使勾攝迎送市棍包當等弊。果能練成，非但擒捕盜賊，即使大寇突來，而捍御有具。一役之練，一役之利也。郡邑不有所賴耶？四曰立保甲。臣惟浙江地方，在邊海則有倭寇；在內地則有盜賊；在河港則有鹽徒；在山僻則有礦徒；中間外作嚮導奸細，內為接濟窩家，往往有之。若非申嚴保甲之法，以謹譏察，以相救援，恐無以弭盜而塞源耳。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縣城市鄉村，每十家編為一甲，選一甲長；每十甲編為一保，選一保長。平居則令互相譏察，不許出外非為，及容留歹人。並有窩隱不舉者，一家犯罪，九家連坐；甲長犯罪，保長連坐。仍令各甲置辦隨便器械，一家有警，甲長鳴鑼，九家齊應。如賊勢重大，保長鳴鑼，九甲齊應；一保鳴鑼，各保齊應。有不出救應者，許被盜之家告官，或訪出通行治罪。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，自相連合，力能拒寇。各保身家者，仍立族長。平居有警，亦照保甲之法。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；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。俱不許令其出官打卯送迎勾追勞費等事。如此非但足以譏察內奸，亦可以防禦外盜。一方之行，一方之利也。村落不有所賴耶？五曰明職掌。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；四參將以分領陸兵；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。練兵防禦，各有專責。曩因海洋有警，總參等官統駕兵船下海。恐難分兵應陸，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，固一時權宜之處也。然各道之在地方，勢權為重。而選練譏察與夫錢糧，尤為至要事。固不可不假於各道耳。臣恐遇警之時，衝鋒破敵，又將官之事，各有定分也。今後總參官員各照原分信地，用心防守。各道則選兵稽弊調度錢糧外，其居常，將官操練，該道閱視；遇敵，將官攻剿，該道監督。不俱水陸，悉照遵行。其臨敵功罪，則以將官為重；平時修舉，則以該道為重。使文武共濟，不得互諉。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，於水利道設兵一營，一例而行。庶職掌分明，而常變有托。戎務賴以振揚矣。六曰分統轄。臣惟任將所以專事，分地所以責成，貴在隨宜而酌處之耳。今原設鎮守總兵官一員，住紮於浙江定海，以統浙、直水兵；協守副總兵一員，住紮於直隸金山，以統浙、直陸兵。平時責任雖有水陸之分，臨敵征剿則無水陸之限。南北並峙，控扼海防。俱任兼浙、直，處亦善矣。但此總督節制時事也。今總督已奉明旨革去，則浙、直為二鎮矣。臣以巡撫浙江，是金山副總兵，不得用之於陸；而巡撫直隸者於定海總兵，不得用之於海矣。沉浙、直遼隔，水陸艱劇。若使照前均統而兼任之，恐有不便。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議擬，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各照信地。在定海者止屬浙江，在金者止屬直隸。各總理水陸兵務，如浙、直鄰界，水陸有警，亦照巡撫事例，俱有互相策應，勿分彼此。如有推諉觀望者，聽臣等與該巡按御史參究。庶乎事有專責，兵有專統。既不失共濟之意，又可免牽制之虞矣。七曰嚴哨應。臣惟浙江海防分佈水陸，兵已有定矣。然哨探者，三軍之耳目，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。但各該將領官員，平時而不先哨報，遇警而不相策應。誠恐外寇突來，何以猝應？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參總等官，務要陸兵守險，水兵出洋，嚴行哨探，互相傳報。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，不令近岸。縱有近岸，陸兵堵截，不令輒登。即若登犯，並刀夾擊，不令流突。又或奔遁下海，水兵仍行截殺，不得搶船脫去。如追餓犬，不令休眠。以收一鼓成擒之功，斯易為力，此水陸戰守之大機也。若或賊登岸而水兵不知，賊燒劫而陸兵才覺，以致賊合勢甚，用我嚮導，得我地形，而又逞彼技勇，滅益難矣。是哨探之不明，傳報之不速，防剿之不力，策應之不前，罪將何辭！失事官兵先拿處治，將領嚴行參究。八曰公賞罰。臣惟賞以當功則人以勸；罰以當罪則人以懲。古今之通道也。東南自倭患以來，刑賞之間屢經諸臣之所建白。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，罰重臨陣，可謂明且備矣。臣尤有說者，蓋運籌決勝，主將之能也；衝鋒破敵，偏裨之任也。今之將領退縮逗遛，厥罰獨重矣；而戰勝攻取，厥賞可不獨優也耶！其在督撫諸臣，會計兵糧，預謀戰守，責固惟均。而率三軍蹈白刃，履危冒險，所不與也。以此較彼，分自有間，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。夫惟不同，則公論能明，而趨避莫售矣。今之論賞，督撫與主帥同是，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；今之議罰，督撫與主帥同是，故有掩罪而扶同者矣。又或功成於部下，而主帥不以明；罪始於頭領，而主帥不能正。皆非利害相關，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。今後如有僨事敗軍，將領之責，視文臣固專；而論功錄勞，文臣之賞，視將領貴薄。其在部下，尤當賞不遺賤。罰必自始，庶法典至明而至當，人心可勸而可懲。宋臣岳飛曰：『文官不要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太平矣。』此言最核，蓋各有分也。」疏上。下本兵議。尚書楊博題謂：「臣博總督宣、大之時，已嘗具題本部，覆奉欽依。查與本官所奏更為詳密。南北事體大略相同，合無備行本官，以後遇有斬獲之功，則以視臨戰陣為主，首敘總兵之功，督撫止於加賞。如偏裨有功，總兵不在戰陣，亦止議賞本兵。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。失事有罪，亦以將領為首。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，俱當從重論敘。不宜輕遺微賤，以失士心。」上悉嘉納。詔江北、江南、浙江及福建廣東等處一體遵行。

然倭亂已十餘年，皆中國奸黨勾引指使。其國王源氏初不之知也。督府曩常遣使（即陳可願、蔣洲）移文國王，令其禁戢屬島。國王勢弱，號令不行，各島俱無受命者焉。

按鄭端簡公《吾學編》云：「嘉靖元年，倭使爭貢，仇殺。給事中夏言上言，禍起於市舶。禮部遂請罷市舶。而不知所罷者市舶太監，非市舶也。罷市舶而利孔在下，奸豪外交內讒，海上無寧日矣。番貨至，輒賒奸商。久之，奸商欺負，多者萬金，少不下千金。轉展不肯償。乃投貴官家，久之，貴官家欺負，不肯償，貪戾於奸商。番人乏食，出沒海上為盜。貴官家欲其亟去，輒以危言憾官府。雲番人據近島，殺掠人，奈何不出一兵。及官府出兵，輒輒糧漏師，好語番人。蓋利他日貨至，且復賒我也。番人知其情，大恨諸貴官家。言我貨本倭王物，爾價不我償，我何以復倭王？盤據海洋，不肯去。近年竊賂公行，上下相蒙，官邪政亂。小民迫於貪酷，困於飢寒，相率入海從之。凶徒逸囚，罷吏黠僧，及衣冠失職，書生不得志，群不逞者，皆為之奸細，為之鄉道。弱者圖飽暖旦夕，強者忿臂欲泄其怒。於是王忤瘋、徐必欺、毛醢之徒，皆我華人。金冠龍袍，稱王海島。攻城掠邑，劫庫縱囚。遇文武官，發憤斲殺，即伏地叩頭，乞餘生，不聽。浙東大壞。二十五年，以朱紉為浙江巡撫兼領興、福、漳、泉，治兵捕賊。紉清諒方勁，任怨任勞，嚴戢閩、浙諸貴官家。嘗言去外夷之盜易，去中國之盜難；去中國之盜易，去中國衣冠之盜難。上章鏘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。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讒華，切齒詆誣，惑亂視聽，改紉為巡視。未幾，言官論劾，又遣言官即訊，甘心鍛鍊，必欲殺紉。紉憤悶，卒（或云服毒）。紉所任福建海道副使柯喬、都指揮盧鏜，殺賊有功，皆論死。係按察司獄。於是華夷郡盜唾手肆起，益無忌憚。三十一年，殘黃岩，掠定海，浙東騷動。遣都御史土予巡視兩浙，兼領漳、泉、興、福四郡。以都指揮俞大猷、湯克寬為浙、閩參將，剿賊僱兵。政久弛，將士耗鈍，水寨戰艦所在廢壞。予經略未幾，群盜總至，柵寨列港，外約諸島，內招亡命，勢益猖獗。三十二年，大猷冒險出洋，焚蕩巢穴。首賊逸去，群偷流散，乘風奔突，倏忽千里。溫、台、寧、紹、杭、嘉、蘇、鬆、楊、淮十郡，並受其害。克寬統領步兵，往來海，護城捕賊，斬獲亦多。予不肯隱敗冒功。擒治奸豪，破解支黨，大猷、克寬兩參將皆知勇可任。徒以江南人素柔軟，賊未登岸，望風奔潰。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，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，巧索橫斂，指一科百。師行城守，餉犒百物類多乾沒，十不給一。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，低頭束手，不敢動一錢。於是公私坐困，戰守無策。始釋柯喬，起盧鏜。而賊紅聯滿海，破諸州縣，焚劫殺戰辱，慘於正統時矣。而通番奸豪又言，予、大猷搗巢非計，且搖動予。予薦鏜起為閩參將，代克寬。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。閩人故忌鏜，劾鏜兇險，不可用。南京言官又復薦鏜。三十三年，賊犯江北。海門，如臯，通州，皆被殺掠。是時復用盧鏜為參將，而以俞大猷為浙、直總兵。未幾，工部侍郎趙文華，以海賊猖獗，請濤海神。遂遣文華行禱，公私勞費不貲。北予改大同巡撫，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予，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、閩、江南北軍務，有王江涇之捷。文華素忌經、天寵，遂奏經、天寵，逮詔獄，論死西市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，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。自後賊益熾，縱橫出入二十六郡。文華還朝，未幾，又出監督諸軍。雖有沈莊、梁莊之戰，竟莫救荼毒之慘。兩浙、江、淮、閩、廣所在徵兵集餉，提編均徭，加派稅糧，截留漕粟，加除京帑，請給醪予，迫脅富民，釋脫兇惡，濫授官職，浪費無經。其為軍旅之用才十之一。所謂漢土官兵，川、湖、貴、廣、山東西、河南北靡不受害。臨賊驅之不前，賊退遣之不去，散為盜賊，行者居者感受其害。於是外寇未寧，而內憂益甚矣。宗憲計擒賊首王直，浙西、江東稍得安靖。浙東溫台、江北淮揚、閩中、嶺南尤被其毒。已而，俞大猷被中傷，盧鏜代之。賴朝廷聖明，大猷得不死。江北巡撫李燧有廟灣之捷，入南兵部為侍郎。唐順之代燧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，畏讒引疾去。代者劉燾。宗憲以擒直功，升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，敘子錦衣千戶。先是文華升工部尚書，以論吏部尚書李默，即加太子太保。又以徵倭功，加少保，子蔭錦衣千戶。不數月，文華削籍千戶，謫戍榆林。自王子倭奴入黃岩，迄今十年，閩、浙、江南北、廣東人皆從倭奴。大抵賊中皆華人，倭奴直十之一二。久之，奸頑者、嗜利貧窘者避徭賦，往往喜賊至。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，封疆之臣輒請添官，當事者不敢阻。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，總兵一人，副總兵二人，參將十三人，兵備副使十一人，諸將校近百人。田賦倍於常科，徵徭溢於甲式矣。」此紀致寇始末，弊病氏譏頗為詳悉，故錄之。

又按董兩湖《碧裡集》曰：「賈誼上《治安策》，史氏譏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，其術固已疏矣。我朝西僧朵顏，皆靡以爵賞，厚往薄來，歲費不可勝計，皆表餌之遺意。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為患，大臣力不能制，卒以柔道勝之。如擒猩猩之法，耗費無限，乃知暗合誼言。蓋勢所必至，非有武侯、武穆之才。誼言未可輕也。愚謂春秋之法，功過當不相掩。方胡宗憲在浙，有羅龍文者，其鄉人也。謁宗憲於軍門。常令龍文隨陳可願等與賊議和，奏功給銀，納為中書。龍文乃與宗憲通賄於輔臣嚴嵩之子世藩，宗憲因得官保蔭子。後世藩敗，抄沒追贓。世藩稱寄頓於龍文，龍文稱寄頓於宗憲。時宗憲已故，削去官爵，革子蔭職。子逮獄追贓，幾至破家。夫宗憲濫費之罪固不可逃，而當時寇勢方張，人無固志。使宗憲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，何以使陳可願等拚死行間，餌制徐海王直輩哉！古雲，財者君之所輕，死者士之所重。君不能委其所輕，而責士以舍其所重，不亦難乎？漢高祖以黃金四十萬聽陳平所行，終致勝楚，亦如此術耳。然則宗憲之度量亦豈易及哉，此其功之不可掩者也。況世藩誅求百出，稍不如意，宗憲又將繼張經、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。所謂權臣在內，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，其語不誣。宗憲之獲保首領，蓋能以餌王直者，餌世藩耳。亦可悲夫！今宗憲已覆其官，功過亦有辨雲。」

初，倭主號天御中主，次日天村雲尊。其後皆以尊為號，至彥瀨尊凡二十五世。並都於築紫日向宮。彥瀨第四子號神武天皇，入居大和州。原官即位元年甲寅，當周僖王時也。自是皆以天皇為號。傳至符平天皇，此宋雍熙初也，凡六十四世。今不知其幾世矣。

按雍熙元年，日本國僧{大周}然，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，獻銅器十餘事。太宗召見奇然，賜紫衣。聞其國王一姓傳繼，臣下皆世官。因歎息謂宰相曰：「此島夷耳，乃世祚遐久，其臣亦繼襲不絕，蓋古之道也。中國自唐季之亂，寓縣分裂，五代享歷尤促。大臣世胄鮮能嗣續。朕雖德慚往聖，常夙夜寅畏，講求治本。亦以為子孫之計，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，此朕之心焉。」明年，歸其國。後數年，遣其弟子奉表來謝。略云：「傷麟入夢，不忘漢主之恩；枯骨含歡，猶亢魏氏之敵。雖雲羊僧之拙，誰忍鴻禧之誠。{大周}然附商舟之離岸，期魏闕於生涯。望落日而西行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；顧信風而東別，數千程之山嶽易過。妄以下根之卑，適詣中華之盛。況乎金闕曉後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，岩扃晴前，拜聖燈於五台之上。就三藏而稟學，巡數寺而優游。遂使蓮花回文，神筆出於北闕之北；貝葉印字，佛照傳於東海之東。伏惟陛下惠溢四溟，功高五嶽，世超黃、軒之古，人直金輪之新。{大周}然空辭鳳凰之窟，更還螻蟻之封。在彼在斯，只仰皇德之盛；越山越海，敢忘帝念之深。縱粉百年之身，何報一日之惠。染筆拭淚，作紙搖魂。」其表末云：「永延二年，則倭亦有年號矣。又倭人多能詩者，其《詠西湖》曰：「一株楊柳一株花，原是唐朝賣酒家。惟有吾邦風土異，春深無處不桑麻。昔年曾見畫湖圖，不意人間有此湖。今日打從湖上過，畫工猶自欠功夫。」《春日感懷》曰：「中原二月綺如塵，異卉奇葩景物新。可是吾天仁更闊，小塘幽草亦成春。」《奉邊將》曰：「棄子拋妻入大唐，將軍何事苦堤防。關津橋上團團月，天地無私一樣光。」《題春雪》曰：「昨夜東風勝北風，釀成春雪滿長空。梨花樹上白加白，桃杏枝頭紅不紅。鶯問幾時能出谷，燕愁何日得泥融。寒冰鎖卻鞦韆架，路阻行人去不通。」《游育王》曰：「偶來覽勝買峰境，山路行行雪作堆。風攪空林飢虎嘯，雲埋老樹斷猿哀。抬頭東塔又西塔，移步前台更後台。正是如來真境界，臘天香散一枝梅。」《詠萍》曰：「錦鱗密砌不容針，只為根兒做不深，曾與白雲爭水面，豈容明月下波心。幾番浪打應難滅，數陣風吹不復沉。多少魚龍藏在底，漁翁無處下鉤尋。」《保叔塔》曰：「保叔元來不保夫，造成七級石浮屠。縱然一帶西湖水，洗得清時也是污。」《被張太守禁舟中歎懷》曰：「老鶴徘徊日本東，笑看宇宙作樊籠。只因飛入堯天闕，恨在扁舟一葉中。」《四友亭》曰：「四友亭名萬古香，清風曾遞到遐方。我來不見亭中主，松竹青青梅自黃。」

吳指揮萬民望言：其祖在寧波衛。弘治間，聞倭登岸。乘舟哨海，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，以為倭艇也。遂彎弓射中其燈，不知乃龍睛也。頃刻波濤凶湧，出海軍舟俱沒焉。至今，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，紅燈止見其一。土人因知此龍記時，厄之所至也。

成化辛丑，蘇衛數軍士以御倭泛海。為大風飄至一島，山麓曠異。一人從林中出，長可三四丈，深目黑面，獐丑不可喻。見數人，悉以藤貫掌心，擊於樹下。已而復入。眾極力斷之而竄。始放舟，前者偕數輩來水滸，以手攀舷。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，始捨舟而去。試觀所斷，乃指中一節耳，長尺有四寸。貯嘉定庫。

其國畿內所部為五畿（曰山城；曰大和；曰河內；曰和泉；曰攝肆。共統五十三郡），畿外所部為七道（曰東海道；曰南海道；曰西海道；曰北陸道；曰東山道；曰山陽道；曰山陰道。共統五百三十郡）。其海曲之地為三島（曰一伎島；曰對馬島；曰多祢島。各統二郡）。附庸之國百餘。

拘邪韓國，方可五百里。在新羅、百濟東南。渡一海，約千餘里，曰對海國，居絕島，方可四百餘里。山險多深林，禽鹿千餘成群。戶無良田，食海物自活，乘船南北市糴，又有南渡一海，約千餘里，曰瀚海國，方可三百餘里。多竹林叢林，戶三千餘，差有田地，食不給，亦南北市糴。又渡一海，約千餘里，曰末盧國，戶四千餘，濱山海居。草木茂盛，行不見前人，好食魚鮓，水無淺深，皆沉沒取之。東南陸行五百里，曰尹都國，戶千有餘。又東南百里，曰奴國，戶二萬餘。又東行百里，曰不彌國，戶千有餘。又南水行二十日，曰投馬國，戶五萬餘。又南水行十日，陸行一月，曰邪馬一國，即邪摩維國，大倭王所都。自是而東而南，曰斯馬國。曰已百支國。曰伊邪國。曰郡支國。曰彌奴國。曰好古都國。曰不呼國。曰姐奴國。曰對蘇國。曰蘇奴國。曰呼邑國。曰華奴蘇奴國。曰鬼國。曰為吾國。曰鬼奴國。曰邪焉國。曰躬臣國。曰巴利國。曰支維國。曰烏奴國。曰竹斯國。曰秦王國。幾百有餘國，小者百餘里，大不過五百里，皆為大倭王所屬。其新羅、百濟等國，雖非所屬，皆以倭為大國。多珍物，並仰之，恒通使往來。

上下之分，大較仿中國，但服用政令與殊。王居室無城郭，侍兵守衛。冠至隋時始制，以錦彩為之，而飾以金玉。以天為兄，以日為弟，自任以天。於天明時聽政，跏趺坐，日出輒停。《隋志》，其臣文武僚吏皆世其官。有大德、小德、大仁、小仁、大義、小義、大禮、小禮、大智、小智、大信、小信十二等。員無定數。又有軍尼一百二十員，猶中國牧宰。八十戶置一伊尼翼，十伊尼翼屬一軍尼。《魏志》，官曰伊支馬，次曰彌馬升，次曰彌馬獲支，次曰奴佳。逮宋、元以來，道各有刺史，所屬名亦不同。蓋職員隨時更張，無定名也。朝會陳設儀仗，樂有國中、高麗二部及五弦琴。兵有弓矢、刀弩、攢斧，甲漆皮為之，矢鏃或以骨為之。法殺人，強盜及奸皆死。竊盜計財酬物，無財則沒其妻奴。每訊冤獄不承引者，以木壓膝；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；或置小石於沸湯中，令所竟者探之，雲理曲者，手輒爛；或置蛇甕中，令取之，雲理曲者，手輒螫。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。

其俗，男子斷髮魁頭，黥面文身，以文左右大小為尊卑之差。婦女被發屈，以丹扮身，蓋夷俗患水妖，象龍子以避之也。其居室低小，覆不以瓦，蓋土斥且墳，不可陶也。其服飾，男子衣裙襦，橫幅結束，不施縫綴；足多跪，間用履，形如履，漆其上而繫之足；首無冠，不用金銀為飾。婦女衣如單被，穿其中，貫頭而著之；亦衣裙襦，裳皆有袵，竹聚以為梳。其婚姻，不娶同姓，男女相悅即為夫婦；婦入夫家，必先跨火，乃與夫相見；富者妻四五，其餘或兩或三，女多於男也。其死喪，以白布制服，初旬日間子女哭泣，不飲酒食肉；朋類眷屬皆就屍歌舞為樂；貴人三年殯，庶人則卜日而瘞；行喪以小輿，或置屍船上，陸地挽之；即葬，舉家人水澡滌，以祓不祥；其祭祀亦用牲醴粢盛，但祭畢散之野；或遇乞人，持與之。其居處，父子兄弟皆異室，到相會，父子男女無別。其接見，以蹲踞為恭，以搓掌為悅，無進退之節，無拜跪揖讓之儀。其飲食，盤俎不設，藉以解葉，手之，或間用籩豆，冬下茹生菜。其坐臥，編草為薦，雜皮為表，緣以文皮，席地而坐而臥，不設几案牀帳。其交易，用銅錢。其卜筮灼骨，以占吉凶，尤惑巫覡。渡海，令一人不櫛不沐，不飲酒食肉，不近婦人，名曰持衰，在涂吉利，則顧以財物；如疾病遭害，以為持衰不謹，輒共殺之。其宴樂，以耽嗜面漿為高，致每正旦必射戲飲酒，尤酷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。初無文字，唯刻木結繩，後頗重儒書，有好學能屬文者，尤信佛法。有五經書及佛經，《白居易集》，皆得自中國。

其山曰壽安鎮國（永樂御制碑文，具前），曰阿蘇（山石無故火起接天，俗以為異，因行禱。有如意寶珠大如雞卵，其色青，夜則有光），其產金（東奧洲）、銀（西別島）、琥珀、水晶（青紅白）、硫黃、水銀、銅、鐵、丹土、白珠、青玉、冬青木、多羅木、杉木、水牛、驢、羊、黑雉、細絹花布、硯、螺鈿、扇、漆（以漆製器，甚工致）、刀（其鋒甚利，有價十兩者）。

都憲唐順之《日本刀歌》曰：「有客贈我日本刀，魚須作靶青絲綆。重重碧海浮渡來，身上龍文雜藻荇。悵然提刀起四顧，白日高高天。毛髮凜冽生雞皮，坐失炎蒸日方永。聞道倭夷初鑄成，凡歲埋藏擲深井。日淘月煉火氣盡，一片凝冰鬥清冷。持此月中斷桂樹，顧免應知避光景。倭夷涂刀用人血，至今斑點誰能整。精靈長與刀相隨，清宵恍見夷鬼影。邇來韃靼頗驕黠，昨夜三關又聞警。誰能將此向龍沙，奔騰一斬單于頸。古來人物用有時，且向囊中試韜穎。」

其貢：馬、盔鎧、劍、腰力、槍、塗金裝彩屏風、灑金廚子、灑金文台、灑金手箱、描金粉金匣、描金筆匣、抹金提銅鈔、灑金木鈔、角盃、貼金扇、瑪瑙、水精、數珠、硫黃、蘇木、牛皮。其來十年一期。四際皆海遼，遼東遠，閩浙近。其貢道由寧波達於京師。